

【 沈 阳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张毓茂 ◎ 主编

张氏父子

杨景华 ◎ 著



沈阳出版社

【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

张毓茂 ◎ 主编

张氏父子

杨景华 ◎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氏父子 / 杨景华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7.10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41-2673-1

I. 张… II. 杨… III. ①张作霖 (1875~1928) - 生平事迹②张学良 (1901~2001) - 生平事迹 IV.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0355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沈阳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3000

出版时间: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滕建民 阎志宏

特约编辑: 李树权 信 群

装帧设计: 宇信广告

责任校对: 霍明相

责任审读: 刘大鹰 张 旭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2673-1

定 价: 39.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62564916

E-mail: sysfax_cn@sina.com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张氏父子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张毓茂

副主任 张沈立 王廷瑞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京	王廷瑞	王传章	田雪峰
白长鸿	宁英杰	齐守成	刘振超
曲彦斌	李 赫	李树权	张龙海
张沈立	张毓茂	杨景华	武 斌
周庆玺	信 群	姜念思	铁 岩
徐 彻	徐光荣	阎志宏	梁利人
韩晓时	傅虹烈	滕建民	霍明相

主 编 张毓茂

副主编 李树权 信 群

总策划 沈阳紫气东来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策划人 信 群 李树权



序

张毓茂

一个城市，同一个民族一样，若忘记自己的历史，忽略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失去创新的根基，缺乏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可以说，没有了灵魂。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沈阳市，被史家称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悠悠两千三百年，沈阳从一个军事哨所，到现代大都市，其发展过程，充满了先祖们奋斗的血汗，卓越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豪迈刚烈的精神品格……这一切，凝聚成以沈阳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独特风貌。对这种文化风貌的探究、展现和弘扬，是当代沈阳人承担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许多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工作，撰写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然而，不必讳言，工作还是初步的，还缺乏对沈阳历史文化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和系统总结，因而也就不能适应和满足沈阳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需要。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十大卷的《沈阳历史文化丛书》应运而生！

这部大型丛书，史料丰富翔实，立意新颖精妙，抒写生动流畅。既回顾往昔，更立足当今。从历史纵深的审视中，不仅凸显出沈阳的过去和现在的雄浑博大，也预示着沈阳未来的辉煌。拨开尘封的历史烟雾，丛书为我们展现出金戈铁马的狼烟烽火，筚路蓝缕创业的艰辛，官闾权谋的变幻莫测，市井民俗的千姿百态，名胜古迹的钟灵毓秀，多种文化的融铸和传承，文化精英的高风亮节，以及胼手胝足的劳动大众为创造历史的默默奉献。沈阳的先民在同恶劣自然环境的拼搏中，在同各种邪恶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张氏父子

势力的抗争中，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形成了沈阳人的乐观开朗、豪爽英武、无所畏惧，既敢于抗争又宽容和睦的宝贵品格。丛书十卷，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把握了沈阳历史文化的血脉和走向。尽管十卷丛书的作者各异，其文风也是姚黄魏紫，各有千秋，但其中的血脉和灵魂却是一以贯之的。正因如此，丛书会给我们当代的沈阳人以启迪，以智慧，以激励，以及坚强的信心和无比的勇气。“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的沈阳人应会感激我们今天这份劳绩的。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这项大工程，得到了沈阳市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特别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对丛书编撰出版尤为重视，将该项目列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凡此种种，都极大鼓舞了参与此项目的同志们的热情和干劲。一年多以来，辽沈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勾沉史料，深入研究，精心撰写。其文稿立足于严肃的辛勤的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但又绝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而是深入浅出，鲜活生动，引人入胜。当然，丛书也完全摒弃了目前流行的那种随心所欲的“戏说”历史。如今硕果问世，令人欣喜。十册装帧古朴典雅、文图并茂的图书终于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凡是关心沈阳历史文化的人，不论是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市民大众，还是国内外各界人士，都会投入关注的目光，先睹为快。

最后，要提到的是这部丛书的策划者和编辑者李树权和信群同志，两位是出版界成就卓著享有盛名的老编辑。他们编辑出版的书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多次荣获各级奖励。他们现在虽已退休，但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借助紫气东来文化集团公司的支持，完成了这项文化工程，令人钦敬。



目 录

序 张毓茂

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张作霖

003 浪迹辽河的草莽英雄

012 屡立奇功的受抚清将

025 善用机遇的民国新贵

042 南征北统的奉天督军

055 逐鹿中原的奉系首领

072 一统北洋的末代元首

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

091 少年即是爱国狂

097 奉系军阀的主要将领

108 子承父业，东北易帜

115 除干扰，加强东北新建设

127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39 封疆大吏，坐失东北三省

155 下野出洋，帮助蒋介石剿共

163 力挽狂澜，发动西安事变

179 亲自送蒋，身陷囹圄

188 幽居台湾岛，磊落度余年

206 附 录



北洋政府的末代 元首张作霖





他从浪迹辽河两岸的草莽英雄，到被清政府招抚的清军将领。从善用机遇的民国新贵，到把握雄兵的奉天督军。他做了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成为和直皖两系平分天下的奉系首领。一次直奉战争败绩，宣布东北独立，整军经武，重建奉军；二次直奉战争取胜，奉系占据半个中国。经历郭军反奉、王永江辞职两次巨变，张作霖仍不改原志，继续争斗，1926年夺得安国军总司令之职，1927年6月18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做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家元首，到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在东北历史上，有两对父子最为光彩，他们是清王朝的开国两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清末民初的张作霖与张学良。他们为中国历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值得人们怀念。本书重点记述张氏父子，分别以“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张作霖”和“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两个篇幅记述。

浪迹辽河的草莽英雄

张作霖，字雨亭，汉族人，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于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作霖出生地西小洼屯今只剩遗址，已无村落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祖籍为直隶（今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清道光初年，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其曾祖父张永贵因家无恒产，衣食艰难，被迫举家逃往关外谋生，辗转迁徙，最后落籍于海城县驾掌寺一带。全家辛勤耕种，另以烧碱为生，到了张作霖祖父张发时，在当地已成为比较殷实之家。

张发共有四个儿子，张作霖的父亲行三，名张有财。张有财不屑农业，先去客栈学徒，后又开杂货小铺，但因不善经营，致使家道中败。张有财原配夫人邵氏，不幸早亡，留有一女。后续娶王氏。王氏乃黑山王文礼次女，生于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十二日，二十五岁嫁与张有财，生子三人，女一人。长子作泰，次子作孚，三子作霖；女儿即张作霖的妹妹，后来嫁给东北军团长杨春芳。

张作霖出生时，张家几近家徒四壁。儿时的张作霖深得母亲的疼爱，幼年的张作霖聪明机灵，也十分顽皮，整日里与小朋友们摸爬滚打，逮鱼摸虾，更喜争强好胜，常以“大王”自居，发号施令，不甘人下。多数小朋友也愿意拥戴他为“大王”，个别不服者，常被张作霖“智胜”或遭多数人制服而从之。少年时代的张作霖就养成了敢作敢为、敢闯敢干的性格。

由于家境贫寒，张作霖无力上学，见许多伙伴去读书，既羡慕又嫉妒。他常常去私塾窗外偷听，别人朗诵的功课，他大多能记下，甚至能背诵下来。一天，一位伙伴被老师提问背诵千字文一段，结果背了两句就卡壳了，老师再三启发，仍不会背，被老师打了几下手板，这位伙伴杀猪一样叫了起来。张作霖在窗外高



声把这段千字文背诵下来，老师惊奇，推门出来，问清缘由，老师决定免费收张作霖入学。此老师叫杨景镇，字辅庆，是海城一位儒生，此举令张作霖终生不忘，张作霖做官以后以重金聘请杨先生入帅府教孩子张学良、张首芳、张学铭、张学成、张学文读书。

张作霖十三岁那年，哥哥张作泰二十三岁，因为年轻英俊被邻居一妇女爱慕勾引与之发生关系。其夫发现后告发到张父有财处，张有财怒不可遏，视张作泰丧伦，在午饭时，用一洋镐把将作泰击毙于饭桌上。此事对张作霖刺激很大，据张学良回忆，每当提起此事，张作霖都痛哭流涕，深为大哥之死鸣不平。此事从另一个角度可以验证一个史实：张作泰是张有财的亲儿子，而不是某些学者记述的——张作泰是王氏与前夫生的，带到张家的拖油瓶。因为张有财此举在当地百姓中获得很高赞誉，认为张有财是大义灭亲。此事也为张作霖以后生涯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无论在当土匪时还是统率军队时，都严明一条铁的纪律：凡奸污妇女者，格杀勿论。

张作霖心中还藏有一件不能忘怀的痛心疾首的事，即其父张有财被仇家杀害。据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记载：“我的祖父（张有财）为人慷慨尚义，对于乡里凡有不平之事，虽不干己亦多挺身而出，到后来也就是为了替人家打抱不平而死。原因：有王姓者，恃强凌弱，我祖父出面论理干涉，王某怀恨在心。某晚路遇我祖父，要挟向彼赔罪，我祖父本已衰老之年，王某年轻力壮者，我祖父怒骂不已，被其殴伤，仍迫赔罪，我祖父始终不允，遂致重伤而死。”

“彼时我家贫苦，王乃地方富户，当时的官府，如俗所云：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少进来。我家糊口都成问题，哪里敢同一富户去打官司哪！”

张有财死后，乡里集资做了一副薄皮棺材，厝埋在别家地上（因是非正常死亡，当地风俗只能暂厝，即不挖墓穴，棺材放在平地上，用秫秸或芦苇围包上，抹上洋脚泥，似坟丘状即是厝葬）。是年秋天，辽河洪水泛滥，将棺材冲走，冲到一片荒地上被几棵高粱秆挡住，此地无主，张家就此掩埋了棺材，张作霖发迹以后，请风水先生勘察，说此地乃龙脉之地。张作霖联想自己的飞黄腾达，也认可风水先生的说法。乃至王氏墓碑上说：“将军考有财公，兆已得吉，甚不宜于迁。”这时张作霖刚好十四岁，时为1888年。

辽河的洪水不仅冲走了张有财的棺材，连张家的几间破草房也被淹没。无依无靠的王氏不得不带领张作霖兄妹三人，投奔小黑山二道沟的娘家。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作孚借了支土枪，兄弟二人乘夜潜入王家宅院复仇。这时住在厢房的佃户老太婆外出上厕所，发现张家兄弟，呼喊起来，作霖心慌，手扣扳机，失手将老太婆击毙。结果报仇未果，反误伤他人。张作孚被抓住，张作霖乘乱逃走，张作孚被王姓控告抢劫杀人而入狱。



父死事件，使张作霖懂得许多道理，他开始成熟，懂得帮助妈妈分忧。一次作霖见妈妈站在窗前落泪，便过去问妈妈为何伤心，经再三逼问妈妈才说出：“借邻居李家两吊钱已经半年了，答应月底还人家，今天都二十五了，钱还没着落呢。”作霖果断答应母亲，由他想办法。第三天，邻居李家的嫂子领着作霖到王氏屋里说：“谢谢你家三儿救了我家那口大肥猪，妹子你欠我家那两吊钱就不用还了。”王氏仔细一问，才知道张作霖将李家肥猪偷偷赶到水泡子深处，趁猪挣扎时故意呼叫，见来人时跳入水中将猪救起。

为解决生活问题，张作霖在母亲凑集几吊钱后做卖包子生意，后又做过货郎。小本生意经不起已会赌钱的张作霖偶尔赌输，连本赔光。母亲又托人将张作霖送到高老惠那里学木匠，张作霖又不堪师傅虐待而离开。1890年，王氏再嫁二道沟张姓兽医，张作霖又跟着养父学习兽医。张作霖对学兽医颇有兴趣，学习认真。养父也倾其所学，认真教授，张作霖很快学得兽医全部技术。养父又让其向马贩子学习相马技艺。两年后，张作霖已成一位较精相马、医畜技术的乡间兽医了。

◎ 清军统领时的张作霖



十六岁的张作霖离开小黑山向东经盘山、田庄台，到营口高坎。刚来这里无亲无靠，给人家做点零活，维持生计。在高坎地区，他流浪过的村庄有大黄家店、太平堡、丁家桥、大弓湾、大房身等。后来，张作霖来到高坎北碾子泡村，该村有一孙姓财主，雇有二三十个伙计，专设“饭堂”。张作霖常来饭堂找饭吃。开始孙姓财主觉得他是小孩，到饭堂就管饱。以后他去常了，就被拒之门外。孙家的主妇是寡妇，为人行善，见到张作霖被拒，便命管事伙计带张作霖去饭堂吃饭，张作霖这才混上饱饭吃。他自动给孙家放猪，扫院子，还管主妇叫干妈，赢得孙家高兴。后来张作霖发迹对这位干妈仍念念不忘。1924年孙寡妇去世，张作霖派人来碾子泡为其送钱安葬并立碑。

张作霖离开碾子泡后，到黄家店



一孙姓财主家干零活、放马。财主外号“孙鬼子”，为人刁恶。孙家丢失一匹马，就责难张作霖没看住，张惨遭毒打而奄奄一息。孙家趁风雪之夜，将他抬出扔在野外路沟里。幸而被一位樊姓老者发现救回家中，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休养他才复原。张作霖感激万分，拜老者为义父，并在樊家干活以报恩情。张作霖在樊家经常去高坎买东西，知道高坎是热闹的集镇，就同樊先生商量，离开黄家店来到高坎。

张作霖刚到高坎，没有固定职业，先给商铺、车店收拾院子、打杂，后来到赌场端茶倒水，赢者赏点小费。时而给人剜猪、治牲口病、给牲口挂掌，赢得一些人信任。他住在大车店里，恰好给何家油坊一匹大马治好病，而在高坎出了名。辽南匪首“钻天燕”专程来高坎找张作霖医马，治好后，张作霖分文没要，钻天燕主动认张作霖为小兄弟。后来辽西巨匪杜立三亦找张作霖治马，重金酬谢。此时，高坎人眼里的张作霖已今非昔比，他身穿时兴衣服，腰揣银票，进出赌场。张作霖恨透了险些害他致死的孙鬼子，他通过“钻天燕”，在一个晚上抢了孙鬼子家，并放火烧了孙家院子。

高坎街上有一位有财势的人叫于六，他和张作霖联合开了兽医桩子，生意很火。于六的小婆娘叫二兰子，长得年轻漂亮，和于六年龄悬殊，她暗中钟情于张作霖。一次，张作霖去营口购药，二兰子假借回娘家探亲，携带细软追上张作霖，约他逃往异乡。张作霖觉得于六待他天高地厚，岂能沾朋友之妻？又想到自己大哥张作泰与邻妇苟合，身遭父亲打死的事，便断然拒绝了二兰子的要求。二兰子恼羞成怒，打心里痛恨张作霖。张作霖买药回来后，二兰子骗请张作霖喝酒，当张作霖进屋后，二兰子扯开自己上衣，高喊张作霖非礼。于六和家人闻声赶来，不容分说，将张作霖狠打一顿，并脱掉张的上衣将其绑在大榆树上，准备夜里把张作霖冻死。这时，在高坎开小车店的常则春掌柜看到此景，问明缘由，将张作霖解了绑绳，领回店中，张作霖终又得救。从此他在常家落脚，并干些零活杂役，偶尔干些兽医活计。常则春成了张作霖的又一义父。

张作霖手头宽余了，出没于赌场。他一输再输，发现高坎有些赌徒合谋算计他，非常气愤。一次，张作霖输给他们，他们起身要走，张作霖忙把他们拦住，说回去取钱再赌。张作霖到街上卖肉案子上借了一把剔骨刀，回到赌场，赌徒们不禁大吃一惊，欲走不能。张作霖撸开裤筒，嗖的一刀，将腿肚子肉割下一块，摔在桌子上作赌注。赌徒们吓得不知所措，只好将赢得的钱全数退还他。事后，这几个赌徒总觉不是滋味，憋口气，寻机报复。有一次在六大娘家聚赌。六大娘是个半老徐娘，守寡，放赌。她为此专门请一位撑腰大汉，此人叫王兆五，号称王三五。这天，张作霖先赢后输，赌徒们激他说：“你上回输钱割肉，这回该割狗头吧！”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和众人动起手来，他寡不敌众被按倒在地。有一



人拾起大砍刀，要朝张作霖的屁股砍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大汉王三五蹿将上来，一把将那人手腕掐住，大喝：“住手！”六大娘也上前制止了这场殴斗。

张作霖几次受欺负，自己也想练点拳脚功夫，他常到高坎东朝阳观，拜刘福航老道为师，在高坎近两年，张作霖每天早起练剑，天长日久，也学到一些“剑术”。

1892年，有一次，张作霖在高坎一家杂货店买东西，见到两个风流俊俏的姑娘，这两位是姐妹，姓祝，称大菊、二菊，是高坎街上的“美人”，已被于二爷霸占。于二爷曾扬言“谁敢惹她们，拿命见我”。张作霖没听这个邪，在一天晚上，溜达到祝家，想会会二菊，正好于二爷也去了，张没正面相撞，悄悄走了。于二爷从二菊口里知道此事，第二天拎着宰猪刀，找到六大娘那里，张作霖见势不妙，从窗户跳出跑了。于二爷在后面猛追不舍。张作霖跑到常家，于二爷追到常家，常家屋小无处躲避，常则春遂把炕上几个行李卷打开，把张作霖卷在里面。于二爷赶来，里外搜索，没找到张作霖。老常头假说张作霖往东跑了支走了于二爷。张作霖一直在常家躲了几天，不敢露面。老常头便和张作霖商量采取请客认错的办法，解决同于二爷的问题。老常头出面，又找了不少头面人物，从中说情，终算了事。

这件事弄得张作霖抬不起头来，他一股急火又病倒了。张作霖病倒在于天朗家的大门洞里，已经休克了。于天朗的母亲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张作霖，将他救回屋里，张作霖休养三个月才痊愈，他感恩不尽，认了于母为干妈。

张作霖为赌博欠了许多人的钱，其中有个黄木匠，向张索要时，张无力偿还，竟被黄木匠打了两个耳光。张作霖前思后想，觉得这里待不下去了，想一走了之。于是向老常头说了，得到常的支持，常又凑了些路费，打发张作霖上路。这时张作霖腿生火疔子，行走困难，常则春便把自己的毛驴送给了他，嘱咐他如果盘缠不足，可把毛驴卖掉。赌徒们听说张作霖离开高坎走了，还骑走了老常家的驴，愤愤不满，他们来谴责老常头，老常头在众人的蛊惑下，披上旧皮褂子追赶张作霖。张作霖骑驴走到东高坎，被黄木匠拦住要他还钱。张作霖见老常头来了，便口称干爹，问什么事。老常头见张作霖冻得直抖，不好意思说要驴，顺口说是给他送皮褂子的，张作霖扑通跪地给常则春叩头，感谢干爹关心，穿上了皮褂子。黄木匠也不好意思再要钱了，遂把要账改成了送行。

张作霖离开了高坎，离开了这个恩恩怨怨的地方。二十多年后的1914年，张作霖在做了两年二十七师师长的高位后，又一次来到高坎。高坎人听说张作霖回高坎，心态各异。官方出面将凤凰甸通往高坎的路修得又宽又平。张作霖带卫队三四十人，当来到凤凰甸村时，他便命部下下马，步行进高坎，并宣布：“到高坎不准碰一草一木，不准有任何不轨行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高坎街上曾同张作霖闹过别扭的，打过他的，暗中陷害过他的人，听说张作霖回来了，吓得要命，以为这回非遭报复不可，轻者挨打，重者丢命，纷纷躲了起来。张作霖到了高坎，大家迎上来，毕恭毕敬，张作霖很客气地与大家见面，一概不提过去的事，他命人去老常家小店把老常头请来，很亲热地给老常头敬了军礼。张作霖不咎既往，宽宏大量待人，把黄木匠、马掌柜、于六、于二爷等都找来，待以贵客，说：“咱们哥们儿，年轻时闹过摩擦算什么？我早忘了，老实说，没你们打我，我还没有今天呢。”张作霖走后，高坎人都称赞：“张作霖有肚量，报恩不报仇。”

张作霖在感王、牛庄一带流浪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营生，就来到田庄台，在饭馆吃饭时遇到毅军管带赵德胜。因赵德胜在高坎时找过张作霖医马，两人很熟悉，在赵的劝说下，张作霖投奔了毅军。田庄台就是宋庆的毅军马玉昆部所在地，经赵德胜介绍，张作霖就在赵营当骑兵。其间结识了米振标、于文孚等毅军的下级军官。1894年春，张作霖随部队赴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部队撤回国内。张作霖在对日作战中多次出色完成任务，被擢升为骑兵哨长。1895年初，张作霖奉命去盛京出差，顺便到盛京监狱探望被羁押的二哥张作孚。事有凑巧，此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心爱良马得病，多方求医均无效。张作霖就毛遂自荐为依克唐阿的马治病，竟然手到病除。张作霖不受重金酬谢，乘机向将军陈述二哥冤情，请求将军开释，张作孚终获释。同年4月，中日媾和，毅军回防关内，张作霖乘机提出退伍，得到应允后回到小黑山与母亲团聚。此时张作霖已是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了，他想起了在当货郎时结识的赵家庙赵占元的二女儿，便托木匠高老惠提亲。赵家见张作霖一表人才，又是得过军功章的军官，便应允了这门亲事。这年8月，张作霖与赵氏结婚，并住在了岳父家里。

张作霖无房无地，客居在岳家，长女张冠英（首芳）即出生于此。赵氏比较端庄，但有斜视，性情刚烈，富于感情。张作霖从赵家

◎ 张学良生母赵氏夫人





庙办保险队起经中安堡、八角台、新民府、郑家屯、洮南府再到奉天，赵氏一直跟在张的左右。张与伙伴们发生齟齬，赵氏都主动从中斡旋，得以相安无事。汤玉麟说：“嫂子贤能，多少大事多亏了老嫂子啊！”后来张作霖地位渐高，纳妾多人，对赵氏逐渐疏远。赵氏回新民杏核胡同旧居居住，1912年8月4日于新民病故，终年三十八岁。赵氏是张冠英、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赵氏死时，张作霖回新民料理丧事，并给予厚葬。赵氏被安葬在锦县驿马坊。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东北，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辽河下游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到处抢劫，乡里很不安宁，著名乡绅和文士提出建立保险队以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建议得到了盛京将军的赞同。辽河两岸大的村屯纷纷成立保险队团，俗称办大团。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协助下，也在赵家庙办起了大团，组织了十几个人，成立保险队，做了头目，负责起附近七八个村子的治安来。保险队所有花费都由所保险的村子按地亩筹措供应。张作霖在“保险区”内还算是比较守规矩的，平时不乱抢乱夺，如有胡匪和散兵游勇来抢掠，他就去联系说服，大多数的抢匪也就停止了骚扰。遇到个别恃强硬抢的，张作霖则率队员与之拼杀，多些抢匪被张作霖击败后，还投奔张作霖。孙大虎（孙福山）、汤二虎（汤玉麟）就是这时投奔张作霖的。保险区内得到一时苟安，百姓对张作霖多有称赞。时间长了，保险区外也有一些村子请他去保护，他也应承，他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增加二十几个村子，但他有时也向境外开捐，让大户送钱送粮，保护变相为掠夺。

在赵家庙西北，还有一个金寿山大团。金寿山字万福，原是北洋新军的一个哨官，因为不受军队纪律束缚回到家乡。他见时局不宁，便想浑水摸鱼，啸聚一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拥百余人，在北镇一带称王称霸，其大团总部就设在该县最大的集镇中安堡，周围二十多个村庄在他的保险区内。金寿山个人品质恶劣，他在保险区内，除征粮征饷外，还公开勒索强抢，奸淫妇女，比一般胡匪都厉害。中安堡百姓不堪其扰，就派人找到张作霖，请他保护。张作霖带领部下打跑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此时张作霖的保险区扩大到三十七个村子，团练总部移到中安堡，练勇也增加到四十余人。这是1900年冬天的事，张作霖已经二十六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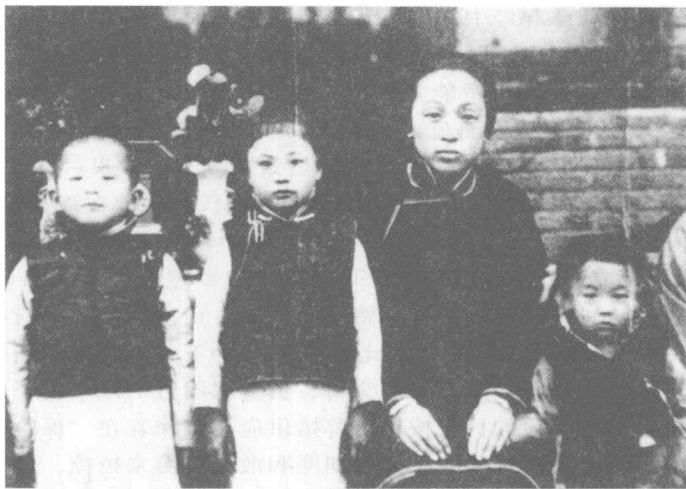
金寿山失去地盘很不甘心，时时刻刻想着报复，他想出一条妙计，派他的干儿子打入张作霖内部，探听虚实动静，以便大举攻击。1901年2月（农历腊月三十）欢度春节时，金寿山干儿子见到张作霖杀猪宰羊准备过年，毫无准备，便借机请假回家团聚，向金寿山报告。金寿山马上集合百余大小喽啰，并借了帝俄一小队俄兵，把中安堡包围。夜半枪声四起，张作霖以事出意外，情况不明为由决定突围。汤玉麟背着已怀孕的赵氏，孙大虎抱着张的大女儿首芳，另一头领掩护二夫人卢氏率先冲出院墙，张作霖率队在后面掩护，经过激战，张部损失二十



多人。张的人马跑到台安北面的姜家屯时，天已大亮，正是正月初一。张作霖看到后面没有追兵，才决定进屯休息。姜家屯很小，赵姓居多，百姓害怕张作霖抢劫绑架，便请读书人赵贡九出面接待，给他们包饺子吃，并喂好马。张作霖认为这里不是久居之地，想到了高坨子冯德麟会哨。当时盘踞在辽南一带的保险队以冯的帮头为最大，冯手下团勇约千人。张作霖认为找冯可以托身。

在姜家屯修整时，张作霖相带有二十多人前来投靠，使张作霖队伍又恢复到四十余人。刚过完元宵节，他们就出发投奔冯德麟。

从姜家屯到冯部所在地高坨子，须经过八角台（今台安县城），八角台当时是一个大集镇，有五十多家商号，其中有两家烧锅，八角台也有一支保险队，雇佣炮手三十多人。张景惠是保险队头目，武器比较齐全，有洋炮十尊，抬杆三只，快枪十多支，土围子修得像城墙一般。张作霖估计从这里过去不容易，如果不事先说好，必然会遭到阻击。于是派人拿自己的名片去联系。当时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叫张程九，字紫云，是个秀才，地方绅士，是镇里东烧锅的财东，大事小事都说了算。他听说张作霖来借道，就召集各绅士开会。他说：张作霖的名誉很好，借道的问题可以商议。当下问了张作霖派来的人：“有多少人，多少枪，都是什么枪？”送信人答：“一共四十多人，每人一支枪，都是带疙瘩楼的那种枪。”大家商议一会儿，认为张作霖的武器比八角台的精良而且人也多，不能打，最后决定是：不但要借道，而且要欢迎一番。于是张作霖的人马被敲锣打鼓迎进了八角台，张作霖没啥文化，但极善言谈，人们送给他个绰号叫“万人喜”。他很有礼貌地拜见张紫云和诸位，并和张紫云、张景惠谈得很投机。张紫云让他们休息两天，把他们安排在两烧锅里住。他们畅谈了两天两夜，深感相见恨晚。张紫云诚恳地希望张作霖留下来，与他这支队伍共同保护地面，加入本地大团，张作霖答



◎ 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与子女。左起张学良、张首芳、赵氏、张学铭（1909年）